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二

臣紀昀詳校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五百六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二

設官部五十二　京兆尹　京府判官　推官　治中　京府司錄事　廨官　市令

京尹一　京兆尹　左馮翊　右扶風　河南尹　增開封尹　臨安尹　大興尹　大都路總管　應天尹　順天尹　留守附

原杜氏通典曰周官有内史秦因之掌治京師漢景帝二年分置左右内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内史爲京兆尹絶高曰京十億曰兆大衆所聚故曰京兆更名左内史爲左馮翊馮輔翊衛

也　秦官有主爵中尉掌列侯　漢景帝中元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扶助風化也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治長安城中三輔黃圖曰長安以東為京兆長陵以北為左馮翊渭城以西為右扶風皆治在城中故趙廣漢歎曰亂吾治者三輔也誠得兼之直差易耳銀章青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凡州所監都為京師置尹一人丞一人漢初三輔治長安後漢都雒陽置河南尹以三輔陵廟所在不改其號但減其秩與太守同後漢左馮翊右扶風屬司隸尋省　魏晉為京兆太守

後周都關中又爲京兆尹　隋京兆郡置尹并佐吏
合二百四十四人　唐京兆府本爲雍州置牧一人以
親王爲之太宗爲秦王中宗爲英王睿宗爲相王時並
居其任多以長史理人開元元年改雍州爲京兆府置
牧如故掌宣風導俗肅清所部或以親王居閣而遥領
焉初雍州置别駕以貳牧之事永徽中改别駕爲長史
開元初改雍州長史爲京兆尹總理衆務凡前代帝王
所都皆曰尹（南朝曰丹陽尹後魏初曰代尹東魏曰魏尹齊曰清都尹）河南尹其

地在周爲王城成王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曰尹茲東郊（蓋今河南牧之任亦留守之始）秦兼天下置三川守（三川河洛伊也秦末李由爲三川守）漢興更名三川爲河南武帝增守爲太守王莽改太守爲大尹改河南大尹爲保忠信卿光武中興從都洛陽改太守爲尹（尹正也）章綬服秩與京兆同主京都特奉朝請（李膺爲河南尹）魏晉皆爲河南尹後魏太和中遷都洛陽又置河南尹　東魏置洛州刺史　後周置洛州總管尋罷之　隋初爲洛州刺史復爲河南內史大

業初爲荊河州刺史又爲河南太守尋爲河南尹與京兆同　唐武德四年置洛州都督貞觀十七年改爲刺史顯慶二年置東都改刺史爲長史而洛州本置牧一人以親王爲之中宗爲周王時及衛王重俊實居其任多以長史理人至開元元年改洛州爲河南府改長史爲尹其牧尹之制一如京兆諸曹書佐亦如之各有少尹二員通判府事京兆少尹魏晉以來治中之任隋文帝改爲司馬煬帝又改爲贊治後又改爲丞武德初復爲治中永徽元年以太皇帝諱改爲司馬本一員太極元年雍洛二州各加司馬一員分爲左右開元元年

並改為少尹開元以後增置太原府為北京官屬制置悉同兩京初武后長壽元年以并州后之故里改為北都神龍初廢開元十一年又以并州高祖起義之始復置太原府號曰北京初開元元年正月於蒲州置中都改州為河中府至六月而罷後上元元年復置岐州為鳳翔府又以益州為成都府增宋史曰五代俱置開封府尹宋開封府牧尹不常置權知府一人以待制以上充掌印正畿甸之事以教法導民而勸課之中都之獄訟皆受而聽焉小事則專決大事則禀奏若承旨已斷者刑部御史臺無輙糾察其屬有判官推官四人日視推鞫

分事以治而佐其長領南司者一人督察使院非刑獄訟訴則主行之司録參軍一人折户婚之訟而通書六曹之案牒功曹倉曹户曹兵曹法曹士曹參軍各一人視其官曹分職涖事左右軍廵使判官各二人分掌京城爭鬬及推鞫之事左右廂公事幹當官四人掌檢覆推問凡鬬訟事輕者聽決元祐元年又增置新城内左右兩廂四年罷元豐初復置　開封典司轂下自建隆以來爲要劇之任至熈寧間釐折獄訟歸於廂官而

治事視前日損去十四崇寧三年蔡京奏罷權知府置牧一員尹一員專總府事少尹二員分左右二府之政事牧以皇子領之尹以文臣充在六曹尚書之下侍郎之上少尹在左右司郎官之下列曹郎官之上又請移開封府於舊尚書省從之太宗真宗嘗任府尹自至道後知府必帶權字至是始罷政和三年資政殿大學士鄧洵武言河南應天大名府號陪京乞依開封制正尹少之名從之　高宗駐蹕杭州建炎三年詔改爲臨安府其守臣帶安撫使置知府

通判簽書節度推官觀察推官觀察判官録事參軍等官掌畿甸之事籍其户口均其賦役頒其禁令城内外分南北左右廂各置廂官以聽民之訟訴廂官許奏辟京朝官親民資序人充後罷城内兩廂官惟城外置焉乾道七年皇太子領尹事廢臨安府通判僉判職官置少尹一員日受民詞以白太子閒日率僚屬詣宫稟事九年皇太子解尹事臨安府官制並依舊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五京尹為五京留守司俱兼府尹職　金大興府尹掌宣風導俗肅清所部

兼領本路兵馬都總管府事同知掌通判府事少尹掌
同同知總管判官掌紀綱總府衆務分判兵案之事府
判掌諮議參佐糾正非違推官二人分判户刑案事
元初立燕京路總管大興府至元二十七年改大都路
都總管府置達嚕噶齊二人都總管一人即京尹之職
也副達嚕噶齊同知治中判官推官經歴知事各二人
凡本府官吏唯達嚕噶齊一員及總管推官專治路政
其餘皆分任供需之事故又號曰供需府　明初改集

慶路爲應天府欲崇其秩改知府爲正三品賜銀印同知爲府丞凡禮遇視在外知府特異有治中通判推官經歷知事照磨等官　永樂十年陞順天府府尹爲正三品如應天府掌京府事宣化和人勸農問俗均貢賦節征徭謹祭祀閱户口糾豪强恤窮困録罪囚務知百姓之疾苦凡學校軍匠積貯牧馬薪炭河渠堤涂僧道醫藥之事率其僚而分理焉　原留守杜氏通典曰周之君陳似其任也此後無聞後漢和帝南巡祠園廟張

禹以太尉兼衛留守晉張方劫惠帝幸長安僕射荀藩等與其遺官在洛陽為留臺承制行事號為東西臺至安帝時劉裕置留臺具百官後魏孝文南伐以太尉元丕廣陵王羽留守京師後並加使持節唐留守之制蓋因此也

高宗儀鳳元年司農卿韋弘機為東都留守時有道士朱欽遂為中宮所使至都所為橫恣弘機執而因之因奏曰道士假稱中宮驅使依倚形勢臣恐虧損皇明為禍患之漸高宗特發中使賜書慰諭仍云不須漏泄武后臨朝垂拱三年文昌右丞相蘇良嗣為京留守時尚方監裴匪躬檢校京苑將鬻苑中果菜以收其利良嗣駮之曰昔公儀相魯猶能拔葵去織未聞萬乘之主鬻其果菜以與下人爭利

增宋

史曰舊制天子巡狩親征則令親王或大臣總留守事建隆元年親征澤潞以樞密使呉廷祚爲東京留守其西南北京留守各一人以知府兼之西京河南南京應天北京大名留司管掌宫鑰及京城守衛修葺彈壓之事畿内錢穀兵民之政皆屬焉南渡初其東京北京並置留守以開封大名知府兼其後河南復南京西京置留守紹興四年帝將親征以參知政事孟庾爲行宫留守置奏差主管書寫機宜文字官一員幹辦官二員準備差遣差使各

三員使臣五十員又置留司臺官一員五年罷　續文獻通考曰金諸京留守司留守帶本府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副留守帶各府少尹上京留守司兼管林木事正隆二年並罷　元大都留守司掌守衛宮闕都城調度本路供億諸務兼理營繕内府諸邸都官原廟尚方車服殿廡供帳内苑花木及行幸湯沐宴遊之所門禁關鑰啓閉之事留守五員副留守二員　元世祖至元三年詔上都路總管府遇車駕巡幸行留守司事駕還

即復舊　明制巡狩親征皆命東宫監國以大臣爲留守而府尹無居留之事矣

京尹二

原史記曰汲黯爲主爵都尉丞相公孫弘上言曰右内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弗能任請徙黯爲右内史　漢書曰甯成爲内史外戚多毁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死即死少被刑而成刑極自以爲不復收乃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

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　又曰韓延壽爲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眞歲餘不出行縣掾吏皆以爲方春月可一出勸農桑至高陵有昆弟相訟延壽傷之曰骨肉爭訟是吾教不行也乃入傳舍閉閤自思過於是訟者遞相責讓皆肉袒願以田相移至死不爭延壽恩信周二十四縣無訟者吏不忍欺　又曰張敞爲京兆尹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在長安中又曰在章臺下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

馬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孟康曰憮音詡北方人謂眉好爲詡畜有司以奏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　又曰尹翁歸爲雍右扶風辟用廉平疾逆奸吏常爲三輔最　又曰薛宣爲左馮翊得郡中人吏罪名輙告其縣使自行罰曰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　又曰王尊王章王駿並爲京尹皆有名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又曰龔勝遷丞相司直從光禄大夫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乃復還勝光

禄大夫　後漢書曰延篤字叔國及邊鳳皆京尹並有
雄名語曰前有趙張後有邊延趙張謂趙廣漢及張敞
也　謝承後漢書曰鄧道出爲馮翊守下車治豪强四
海號爲豪强所病　魏略曰顏斐字文林爲京兆守勤
勵禮學風化大行人多無車牛斐課人間月取車材使
轉相教作車又課民無牛者命畜豬貴時賣以買牛始
人以爲煩一二年間家家有丁車大牛吏不煩民民不
求利遷爲平原太守吏人啼哭遮道車馬不得前　又

曰顏斐爲京兆尹課人輸租時各因便置薪兩束爲寒炙筆硯　又曰顏斐爲京兆守京兆與馮翊扶風接界二郡道路既穢塞田疇又荒蕪人民飢凍而京兆令屬縣皆整頓阡陌樹桑果豐富常爲雍州十郡最　王隱晉書曰樂廣字彦輔爲河南尹故郡中多怪後人皆於廊下郵傳中治事無敢數在廳事者唯廣處之　晉中興書曰晉太興元年改丹陽内史爲丹陽尹　又曰彭城劉隗太興初長兼侍中出補丹陽尹隗雖在外而萬

機祕密皆豫聞之　語林曰許玄度出都詣劉眞長先不識至便造之一面留連摽劉貴略無造詣遂九十日一詣許語曰卿為不去家將成輕薄京尹　隋書曰樊子蓋檢校河南内史屢有治績文帝謂曰今為公别造玉麟符以代銅獸　增唐書曰開元初李元紘擢京兆少尹詔決三輔渠時王主權家皆旁渠立磑瀦堨爭利元紘敕吏盡毀之分漑渠下田　山堂肆考曰李峴長吏治天寶時累遷京兆尹帝歲幸溫湯甸内巧供億以

媢上峴獨無所獻帝異之楊國忠使客擿安祿山陰事諷京兆捕祿山第得安岱李方來等與祿山反狀縊殺之祿山怒上書自言帝懼變出峴爲零陵太守峴爲政得人心時京師米翔貴乃相與謠曰欲粟賤追李峴

唐書曰肅宗時楊綰輔政以儉約風天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騶馭百數省損才留十餘騎　又幹爲京兆數論執宰相元載惡之王縉附載意折幹曰南方孤生安曉朝廷事邪　山堂肆考曰劉晏爲京兆尹總大體不

苛細寛猛相濟吏民安之　又李勉爲京兆尹時官者魚朝恩爲觀軍容使領國子監威寵震赫前尹黎幹諂事之須其入敕吏治數百人具以餉至是吏請勉勉不從曰吾候太學彼當見享軍容幸過府則修具朝恩銜之亦不復至太學　又曰柳仲郢字諭蒙爲京兆尹政號嚴明出尹河南以寛恵爲政或言不類京尹時仲郢曰輦轂之下彈壓爲先郡邑之治恵愛爲本　又曰薛元賞爲京兆尹嘗詣宰相李石第石方坐廳事與一人

爭辨甚喧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邪命左右趣神策軍將出仇士良聞之名元賞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矣乃杖殺神策軍而因服見仇士良士良無如之何呼酒歡飲而罷　唐書曰會昌中李德裕當國元賞復拜京兆尹都市多俠少年以黛墨鑱膚夸詭力剽敚坊閭元賞到府三日收惡少立杖死三十餘輩陳諸市餘黨懼爭以火滅其文禁屯怙勢擾府縣元賞數與爭不少縱由

是軍暴折戢百姓賴安德裕復用元賞弟元龜爲京兆少尹 山堂肆考曰唐僖宗時張全義爲河南尹初東都洊經寇亂居民不滿百户全義選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牓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牓招懷流散勸之樹藝蠲其租稅由是歸者如市 宋史曰五代漢初李穀權開封府時京畿多盜中牟尤甚穀誘邑人發其巢穴有劉德輿者梁時屢攝畿佐居中牟素有幹材穀即署攝本邑主簿浹旬穀請侍衛兵數

干佐德輿悉禽賊黨其魁一即縣佐史一御史臺吏捜其家得金玉財貨甚衆自是行者無患　又宋眞宗朝御史中丞趙昌言上言天下大辟斷絶皆録款聞奏付刑部詳覆用刑乖理者皆行按劾惟開封府未嘗奏案或斷獄有失止罪原勘官吏知府判官推官檢法官皆不及責則何以辨明枉濫表則方夏望自今如外州例施行從之　又愼從吉錢俶之婿也臨事敏速勤心公家所至皦察多請對陳事上謂其無隱大中祥符八年

改給事中權知開封府既受命召戒之曰京府浩穰凡事太速則誤太緩則滯惟須酌中耳請屬一無所受

又眞宗爲壽王尹開封府名畢士安爲判官及即位命權知開封府事近臣有怙勢强取民間定婚女其家訴於府士安因對奏還之宫府常從爲廷職者每授任於外必令士安戒勗　又慶歷中賈昌朝言漢唐都雍置三輔内翼京師朝廷都汴而近京諸郡皆屬他道制度不稱王畿請析京東之曹州京西陳許滑鄭皆隸開封

府以四十二縣爲東畿帝納之　又程琳權知開封府王蒙正子齊雄捶老卒死賂妻子使以病告琳察其色辭異令有司驗得實蒙正連姻章獻太后家太后曰蒙正非殺人者乃其奴嘗捶之琳曰奴無自專理且使令與已犯同太后默然遂論如法外戚吳氏離其夫而挈女歸夫訴於府琳命還女吳氏曰已納宫中矣琳請於帝曰臣恐天下有竊議陛下奪人妻女者帝亟命出之笞而歸其妻琳後以御史中丞兼龍圖閣學士再知開

封府　又包待制拯除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庭下拯開正門使得至前陳曲直中官勢族築園榭侵惠民河以至河塞不通適京師大水拯乃悉毁去或持地劵自言有偽增步數者皆審驗劾奏之　又范純禮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前尹以刻深為治純禮曰寬猛相濟聖人之訓今處深文之後若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由是一切以寛處之中旨鞫享澤邨民謀逆純禮審其故此民入戲場觀劇歸途

見匠者作桶取而戴之於首曰與劉先主何如遂為匠擒明日入對曰愚人邨野無所知若以叛逆蔽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應杖之足矣曰何以戒後曰正欲外間知陛下刑憲不濫足以為訓耳徽宗從之　又元豐時王存知開封府京師並河居人盜鑿汴堤以自廣或請令培築如故又按民廬侵官道者使撤之二謀出自中人既有詔矣存曰此吾職也入言之即日弛其禁都人懽呼相慶　又吳擇仁以戶部侍郎兼知開封府故事

尹以三日聽訟右曹吏十輩列庭下自占姓名一人云某人送某獄某人當杖某人去而尹無所可否有竇鑑者以捕盜寇諸司使服金帶擇仁視事狃舊態來前叱而械諸獄一府大驚賣珠人居民貨久不返度事急匿宦官楊戩第擇仁跡取之竄於遠戩遂中以事罷爲顯謨閣直學士　又王巖叟爲樞密都承旨權知開封府都城羣偷所聚謂之大房每區容數十百人淵藪詭僻不可深究巖叟令掩捕撤毀之根株一空供備庫使曹

續以産貿萬緡市儈逾年負其半續盡力不能取一日啟户則所負皆在焉驚問其故儈曰王公今日知府矣　又元祐初錢勰以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老吏畏其敏欲困以事導人投牒至七日勰隨即剖決簡不中理者緘而識之戒無得來閱月聽訟一人又至呼詰之曰吾固戒汝矣安得欺我其人讕曰無有勰曰汝前訴云云吾識以某字啟緘示之信然人皆驚詫宗室貴戚爲之斂手雖丞相府謁吏干請亦械治之　又孝宗朝張

杓子浚以直徽猷閣改知臨安府都城浩穰姦盜聚慝杓畫分地以警捕夜户不閉光宗時再為府尹内侍毛伯益冐西河茭地為亭外戚有殺其僕者獄具夤縁宣諭求免杓皆執奏論如律孝宗觀湖杓以彈壓伏謁道左孝宗止輦問勞賜以酒炙杓天分高爽吏材敏給所至以治辦稱南渡以來論尹京者以杓為首　金史曰金大定初唐古安禮為大興尹上曰京師好訛言府中姦吏為民患卿雖年少有治才去其宿弊毋為因仍七年

五月大興府獄空詔錫宴勞之凡州郡有獄空者皆賜錢爲錫宴費大興府錫宴錢三百貫其餘有差　又曰章宗時承暉知大興府事豪民與人爭種稻水利不直厚賂元妃兄左宣徽使李仁惠仁惠使人屬承暉右之承暉即杖豪民而遣之曰可以此報宣徽矣　又貞祐時胥鼎知大興府以在京貧民缺食者衆宜立法賑救乃奏曰京師官民有能贍給貧人者宜計所贍遷官陞職以勸奬之遂定權宜鬻恩例格入粟草各有數全活

甚衆　元史曰元至元十七年上都留守闕官宰相擬廷臣以十數帝顧賀仁傑曰無以易卿特授上都留守兼本路總管開平府尹僧格用事奏上都留守司錢穀多失實召留守呼嚕古爾及仁傑廷辨仁傑曰臣漢人不能禁吏戢姦致錢穀耗傷臣之罪呼嚕古爾曰臣爲長印在臣手事未有不關白而行者臣之罪帝曰以爵讓人者有之未有爭引咎歸己者罪勿問　又大德二年姚天福拜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畿甸大治後之

尹京者以天福爲稱首　獻徵録曰明陳諤爲給諫舉劾權貴無所避太祖朝犯顔敢諫屢瀕於死永樂十六年擢府尹政尚嚴察有張趙風嘗出行誤衝太子駕太子訴於上上曰陳府尹是我父母官竟不問　又曰王賢爲順天府尹嘗以柴炭爲民病言於大司空石璞曰京民勞疲極矣今採運夫役與眞保諸郡等無乃不可乎石黙然爲遞減之又惜薪中貴縱其下非法淩府屬吡跪於庭賢聞趨至欲縛其人以聞主者固謝乃已景

泰間再疏乞休上曰卿年七十禮當致仕然京畿冗繁非爾不治英宗復辟之初顧謂近臣曰府尹如賢者何可得哉　又曰成化時彭信爲順天府丞畿甸征徭常倍蓰他郡加之達官貴人園田錯午侵牟武斷民用困瘁信贊治之暇周行列邑揚搉折之威施拊循之政方嚴之下惠裕繼之　又曰正德時孫懋爲南京府尹適駕幸南都與參贊喬宇僇力同心隨機防護宸濠已擒縶舟泊龍江逆錯繫諸司而彬等益導上夜遊伺便竊

發懋乃伏闕上章屢請迴鑾辭甚激切時值彬生日衆期往賀懋曰某抗疏欲置之死而今復賀其生非情也彬雖憾之然因懋不敢輕動及卒世廟惜之曰古之遺直也特賜祭葬贈官蓋異數云　又嘉靖間劉淑相尹順天先是永樂初徙天下富民塡北京供坊廂富民役遂占籍京師年需原籍幇銀有司歲徵銀解户部下京府給富民曰供坊廂役至是福建解銀六千有奇部發府令給僚胥皆以成例宜給淑相曰國初上著者寡富

户供坊廂役需費實繁原籍幇供宜也今土著日增富户隷籍順天與土著同役凡有役府下兩縣縣下廂坊詰丁挨畝均出供費富户何以獨得幇銀也乃下兩縣覈年供需費銀實費不什一遂停不給以上京尹

唐書曰太宗伐遼房玄齡留守京師詔曰公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憂矣凡糧械飛輸軍伍行留悉裁總之忽有男子上急變玄齡詰狀曰我乃告君玄齡驛遣追帝帝視奏已斬男子下詔責曰公何不自信邪　又曰開元十二年

東巡泰山宋璟爲留守帝將發謂曰卿國元老別方歷時宜有嘉謨以遺朕璟因一二極言手制答曰所進當書座右出入觀省以誡終身　宋史曰後唐莊宗入魏河朔遊士多自効軍門張昭至魏攜文數十軸謁興唐尹張憲憲家富文籍每與昭燕語講論經史要事恨相見之晚即署府推官憲後爲北京留守昭從至晉陽莊宗及難聞鄴中兵士推戴明宗憲部將符彥超合戍將應之昭謂憲曰得無奉表勸進爲自安計乎憲曰我本

書生見知主上位至保釐乃布衣之極苟靦顔求生何面目見主於地下昭曰此古人之志相泣而去憲遂死之時有害昭者執之以送彦超彦超曰推官正人無得害之令爲牓安撫軍民事寧以昭爲北京留守推官又曰太宗親征太原以沈倫爲留守判開封府事　又曰至道初吕蒙正以右僕射出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蒙正至洛多引親舊歡飲政尚寛静委任僚屬事多總裁而已　又曰王旦參知政事從眞宗幸澶淵雍王元

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
準臣有所陳準至旦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時當何如
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
嚴使人不得傳播及駕還旦子弟及家人皆迎於郊忽
聞後有騶訶聲視之乃旦也　又大中祥符議封泰山
以向敏中舊德有人望召入權東京留守後祠汾陰復
爲留守　又曰錢惟演留守西京歐陽修尹洙爲官屬
修等頗遊宴王曙時權知開封府後至嘗厲色戒修等

曰諸君縱酒過度獨不知寇萊公晚年之事耶修起對曰以修聞之萊公正坐老而不知止耳以上留守

京尹三

原執版　閑閤漢書典職曰京兆秩中二千石見尚書令僕射執版揖之　韓延壽事詳前二

三輔尤劇　五日何畏張敞傳曰浩穰於三輔尤劇注浩大穰盛言人衆多也又曰張敞被劾使吏絮舜有所案問絮舜以敞被劾當不久在職遂慢其事曰五日京兆尹耳何足畏言祇應五日為京兆尹耳敞聞殺舜書簡示曰五日京兆尹如何竟免罪

母問録囚　吏請代罪漢雋不疑為京兆尹每録囚徒其母問以平反則喜而食若無所出則母怒而不食故不疑為吏嚴

而不殘　白帖云趙廣漢坐罪吏人守闕訴號泣曰人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牧養小人竟坐腰斬

内掌帝都　外統京畿　傅子云傅嘏字蘭石爲河南尹内掌帝都外統京畿兼古六鄉六遂之土其民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貊天下四會利之所聚奸之所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太簡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嘏立司馬之綱以統之裁劉之目以經緯之李之所毀以漸補之有所薦達及大有益於民事皆隱其端迹若不由已出故當時無赫赫之名吏民久而後安之

整頓京師　檢御貴戚　李郃別傳云鄧騭弟豹爲將作大匠河南尹缺豹欲得之上及騭亦欲用豹難便名拜下詔令公卿舉騭以旨遣人諷公卿悉舉豹李郃曰司隸河南尹當整頓京師檢御貴戚今反使親家爲之必不可

遐邇所模　四方表則　晉起居注武帝

咸寧三年詔曰河南百郡之首其風教宜為遐邇所楷以導齊之侍中奉車都尉王恂忠亮篤誠才兼外內明於治化其以恂為河南尹　王隱晉書曰庾純字謀甫太始六年詔曰河南京畿大都為四方之表則中書令庾純清粹忠正才經治亂其以純為河南尹

王章封事　孔坦望實

漢書云王章選為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為鳳所舉以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食之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為鳳所陷罪至大逆　語林曰蘇峻新平溫庾諸公以朝廷初復京尹宜得望實惟孔君平可以處之君平孔坦也

擿伏如神　卹民如子

漢書曰趙廣漢字子都為京兆尹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為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為用僵仆無所避廣漢為

人強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其發奸摘伏如神冬獄當斷先為調棺皆曰死無所恨 謝承後漢書云延篤遷京兆尹憂官如家卹民如子

旌表異行 進用善士 謝承後漢書云羊陟遷河南尹旌表異行進用善士

翦治強宗 禁絕豪右 謝承後漢書云韋菘為河南尹翦治強宗威名振烈 又云羊陟遷河南尹禁絕豪右囑託書疏不與交通

持法簡而不犯 為吏嚴而不殘 傅子云傅嘏為河南尹以德化為本持法有恒簡而不可犯 列女傳云雋不疑為京兆尹識鑒明徹母誡之曰養民不可不患臨政不可不仁仁能愛人患能如慈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云

疾病則給醫藥 獄訟不加榎楚 風俗通云陳龜遷京兆尹民有疾病則給醫藥常使戶曹巡行 傅子云傅嘏為河南尹

見理識情訟獄不加榜楚而得其實

益勲威震京師　袁安大小從化

後漢書云益勲拜京兆尹時長安令楊黨父為中常侍恃勢貪放按得其贓千餘萬貴戚咸為之請勲不聽具以事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按威震京師　續漢書曰袁安為河南尹十餘年小大從化

羊陟計日受俸　兒寬開渠溉田

謝承後漢書曰羊陟還河南尹計日受俸常日乾飯茹菜

漢書曰兒寬遷內史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之

野王令貪殘李膺殺之　王宮吏不下王濟鞭之

後漢書曰李膺為河南尹執法不撓時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乃至殺孕婦聞膺剛厲威嚴懼罪逃還京師因匿兄讓

第舍藏於合柱中膺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　北堂書鈔傅暢晉諸公贊曰王濟爲河南尹未拜遇王官吏不下道濟鞭之

增 追匿金　冢逋賦

宋史云神宗時滕元發除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民王穎有金爲鄰婦所隱閱數尹不獲直穎憤而致傴扶杖訴於庭元發一問得實反其金穎投杖仰謝失傴所在　山堂肆考曰唐韋澳爲京兆尹宣宗舅鄭光主墅吏豪肆積年不輸官賦澳執而械之奏其狀且曰必置於法上曰鄭光甚愛之奈何對曰陛下自內史擢臣京邑安可使畫一之法獨行於貧下乎帝入白太后曰是人不可犯也太后爲輸租數百斛乃釋之

幢蓋鼓吹　王麟

銅虎

翰苑新書載李變傅云變拜京兆尹加幢蓋鼓吹變履潔白之節秉執忠良吏民愛戴作歌曰我府君道教舉恩如春威如虎愛如母訓如父　詳前一隋書

惠文彈治　詔書褒美

宋史云蘇頌元豐初權知開封府頗嚴謂京師浩穰須彈壓當以柱後惠文治之非亳潁臥治之比 翰苑新書云歐陽六一集程文簡公琳知開封府前爲府者苦治劇或滿歲罷不然被謗或以事去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盜訟稀少獄屢空詔書數下褒美

請避正寢 識名屏風 宋史云周起權知開封府聽斷明審舉無留事眞宗嘗臨幸問勞起請曰陛下昔龍潛於此請避正寢居兩廡詔從之名其堂曰繼照 又曰呂夷簡爲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嚴辦有聲眞宗識其名於屏風將大用之

榜神策校 祠曲江池 山堂肆考云元和間柳公綽拜京兆尹方赴府有神策校乘馬不避者即時榜死帝怒其專殺公綽曰此非獨試臣乃輕陛下法帝曰既死不以聞可乎公綽曰臣不當奏在市死職金吾在坊死職左右巡使帝乃解 唐書云孔戣爲京兆尹歲旱文宗憂甚戣躬祠曲江池一夕大澍

帝悅詔兼御史

頓舍種蔬 表木按籍

獻徵錄云薛均以行太僕寺丁艱歸詔取不出凡三詔始出授應天府尹益尚廉明獨買頓舍餘一片地種蔬甚具旦暮荷鋤往芸之日飽饘粥菜茹太宗密使人廉之得其飯饘粥也笑曰人皆樂惟朕與均苦耳然庭無廢事 宋史云王博文天禧中以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開封府都城豪右邸舍侵通衢博文製表木按籍命左右判官分撤之月餘畢出

談笑剖決 簡易循禮

翰苑新書云言行錄蔡端明襄字君謨開封世稱難治公居之有能名其治京師談笑剖決破姦發隱吏不能欺 宋史歐陽脩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禮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

厚結中人 獨抗錦衛

宋史云李師中知河南尹前此多大臣居守掾幕吏習弛緩師中一以嚴整齊之號為治辦然用法刻深煩碎無大體惟厚結中人神宗嘗對

宰相言其治狀富弼曰陛下何從知之邪帝默然獻徵錄云武宗初服劉瑾擅權恐禮科都諫周璽乃陞順天府丞實則抑之也未幾同錦衣衛指揮楊玉勘事赤縣楊玉者瑾黨也衆見玉皆低首璽獨與抗辭色不少假借事竣瑾嗾玉誣以蔑視近臣下獄拷掠削籍死

大體不苛　壹意撫字　山堂肆考云唐劉晏字士安為京兆尹總大體不苛細寬猛相濟吏民安之　獻徵錄云弘治間藺琦尹順天熟政體知民瘼一意撫字民安之

擿發奸盜　請罷牛車　宋史云吳育知開封府居數日發大奸吏一人流嶺南又得巨盜積贓萬九千緡獄具而輒再變帝遣他吏按之卒伏法　獻徵錄云嘉靖間景鏴為順天府丞會司徒議徵畿民牛車輓運京粟出關鏴即疏病民乃罷之

請平宮市　奏免園夫　山堂肆考云唐德宗時吳湊為京尹京師苦宮市湊上言宮中所須責臣可辦若不

欲外吏與聞禁中事宜選中官高年謹信者爲宮市令平價和售以息衆譁　獻徵録云嘉靖初王嶽陞順天府尹奏罷上元江寧花園夫千餘人

降絲綸　賜旗甲

合璧事類云晉天福中敕留守之任妥寄非輕凡降絲綸宜同將相今後除留守宜並降麻留守降麻自安彥威始　又唐呂元膺拜東都留守故事留守賜旗甲元膺獨無或上言用兵討淮西東都損其儀沮威望請比華汝壽三州帝不可并三州罷之留守不賜旗甲自此始

東都治第　西京留臺

唐書云文宗時裴度罷相從東都留守時閹豎擅威天子擁虛器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於午橋作別墅具燠館涼臺號緑野堂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爲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　山堂肆考云司馬溫公爲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伊川謂曰公出無從騎市人或不識公曰某惟求人不識耳

聽斷如神

博奕不問 翰苑新書云杜衍知開封府聽斷如神權要不敢干　宋史云欽宗時李綱之罷太學生陳東及士庶十餘萬人撾鼓伏闕下經日不退遇內侍輙殺之帝顧聶昌俾出諭旨即相率聽命昌再尹京兆恐少年恃亂晝為盜入官民家攘金帛且去輙自縛黨中三兩輩聲言搶盜持赴部走委巷乃釋縛分所掠而去人不奠居昌悉彈治正法而縱博奕不之問或謂令所禁昌曰姑從所嗜以懈其謀正所以禁其為非耳

文書躬決　豪猾畏斂 翰苑新書載晦菴集云季椿字壽翁臨安攝守公在議中執政謂公無委曲上曰正欲得如此人遂兼府事親閱文書躬自裁決請囑一無所受三月而罷　宋史云吳奎權開封尹達於從政吏不敢欺豪猾畏斂居三月治聲赫然

三老上書　六軍畏法 山堂肆考云漢成帝時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王尊罪坐免官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云尊治

京兆畫節勞心夙夜思職撥劇釐亂誅暴禁邪皆前代所稀有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審如御史章尊當伏觀闕之誅不得苟免即不如章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於是復以尊為徐州刺史　又云唐韓愈為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

京尹四

原秩二千石 續漢書百官表云凡州所監都為京都置尹一人秩二千石 **官品第三** 漢書百官表云京兆尹品第三 **如郡主爵** 又云三輔職如郡主爵列侯 **分治京師** 漢官解詁云武帝太初元年左內史為左馮翊主爵都尉右內史為右扶風京兆尹治京師以為三輔 **正身率下** 謝承後漢書云延篤遷京兆尹正身率下按篤從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黎

民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焉

正身奉職 又云巴肅為河南尹正身奉職

優賢養民 又云華崧為河南尹優賢養民

進賢尚功 續漢書百官志云凡京都置尹治民事進賢尚功

政令甚明 漢書云翟方進為京兆尹搏擊豪強京師畏之時胡常為青州刺史聞之與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為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方進心知所謂其後稍弛威嚴

為政清整 晉中興書太原王録云遷丹陽尹為政清整

枹鼓稀鳴 漢書云張敞守京兆尹一日捕盜賊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

私請不行 魏志云司馬芝字子華為河南尹抑强扶弱私請不行居官十二年自魏及今為河南尹者莫及也

勸農桑增户口 謝承後漢書云延篤遷京兆尹勸民農桑遂增户數食豐饒郡治老

少歸之**三輔資其政教**後漢延篤為京兆尹三輔資其政教**百里垂拱仰辦**魏志云劉馥字子靖為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與馥書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明撾幽微秉憲不撓有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辦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未嘗贓罪鞫人**後漢書曰袁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鞫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為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在職京師肅然朝廷重之**吏民莫不自勵**魏志司馬芝為河南尹抑強扶弱吏民莫不自勵**吏民敬其威信**漢書雋不疑為京兆尹云云**吏民稱不容口**漢書曰趙廣漢為京兆尹日政令肅清吏民稱不容口**增頭上尹**山堂肆考云唐劉栖楚改京尹峻誅不避權豪宿奸老蠹斂跡一日軍士有所

凌突諸少年從旁譟曰癡男子不記頭上尹邪

南省位 宋史云陳省華景德初權知開封府轉光祿卿舊制卿監坐朶殿太宗以省華權治京府別設其位升於南省五品之南

造土龍 唐書云代宗朝黎幹再為京兆尹時大旱幹造土龍自與巫覡對舞彌月不應又禱孔子廟帝笑曰丘之禱久矣使毀土龍帝減膳節用既而霔雨

聞鴉訴 山堂肆考云唐溫璋為京兆尹設鈴以通冤訴者一日聞挽鈴聲視之乃鴉也璋曰是必訴人探其雛命吏視之果得探雛者命治之

大聲官人 獻徵錄云永樂時陳諤為給事中舉劾權貴每奏事大聲如鐘上令餓之數日奏對如故上呼為大聲秀才擢順天府尹既而坐事落職上一日問左右大聲官人何在宜置輔導使人得聞過乃授荆王府長史多所匡益上賜以忠良鯁直四字示寵異焉

高第入守 翰苑新書云郡國二千石高第入守京兆不過二三年近

者數月惟趙廣漢張敞為久任

默記決遣 又載東坡集云張文定公方平知開封府府事繁為尹者皆書版以記事公獨不用默記數百以次決遣毫髮不遺吏民皆以為神

宿酒奏事 宋史云李絢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治有能名絢夜醉晨奏事酒未解帝曰開封府事劇豈可沈湎於酒邪

治以簡靜 獻徵錄云弘治間高敞尹應天政務填委以次裁決欲以簡靜治之或勸以都下非外郡比自古尹京者必嚴厲明察始稱其官敞笑曰任吾性而已公退輒與賓客燕飲如平時久之吏樂其簡民安其易

獄內皆空 翰苑新書載哲宗實錄云王安禮知開封府事至輒斷庭無留訟未三月而獄內皆空揭諸府門遂使過之歎息以為異事

甚似其父 宋史云呂公弼宰相夷簡子也權開封府嘗奏事退帝目送之謂宰相曰公弼甚似其父

詔不臺參 唐書云李逢吉惡李紳欲

逐之以韓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乃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為兵部侍郎而出紳為江西觀察使

望風而遁 又曰開成初鄭覃以李紳為河南尹河南多惡少或危帽散衣擊大毬占官道車馬不敢前紳治剛嚴皆望風遁去

不相引避 又曰郭行餘累擢京兆少尹當值尹劉栖楚不肯避栖楚捕導從繫之自言於宰相裴度頗為諭止行餘移書曰京兆府在漢時有尹有都尉有丞皆詔自除後循而不改開元時諸王為牧故尹為長史司馬即都尉丞耳今尹總牧務少尹副馬未聞道路間有下車望塵避者故事猶在栖楚不能答

不妄造請 宋史云馮京為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數月不詣丞相府韓琦語弼以京為傲弼使往見琦京曰公為宰相從官不妄造請乃所以為公重非傲也京富弼壻

不附安石 又云劉庠為開封府不肯歷事

王安石安石欲見之戒典謁者曰今日客至勿納惟劉尹來即告吾有語庠者曰王公意如此盍一往見庠竟不往神宗諭之曰奈何不與大臣協心濟治庠曰臣子於君父各伸其志臣知事陛下不敢附安石

政如始至 山堂肆考云明皇東巡源乾曜以京兆尹留守京師治尚寛簡居三年政如始至

不負所知 宋史云晏殊留守西京奏張洞知司録殊晩節驟用刑幕府無敢言洞平居與殊飲酒賦詩傾倒無不至當事有官責持議甚堅亦自以不負所知樞密高若訥參知政事吳育薦其文學

或用故相 續通典云唐故事居守之位或用舊德或用故相未嘗以武將而當保釐之重也長慶二年以前義武軍節度使陳楚為東都留守違制尋亦改焉

三世尹京 翰苑新書載四朝國史云梁子美權開封府尹入謝言曾祖顥祖適皆常領府事今臣復攝尹懼弗克負荷徽宗曰卿三世京尹為國宣勞誠

搢紳之盛事也

四爲京兆 唐書云肅代時魏少游四爲京兆雖無赫赫名然善任人緣飾規檢有足稱者

五爲京兆再爲河南 又云柳公綽子仲郢父子更九鎮五爲京兆尹再爲河南尹

父子兩京 宋史云溫諂歷工兵戶三部侍郎轉開封尹子琦使京西攝尹洛父子兩京相望人以爲榮

兄弟具瞻 唐書云李叔明本鮮于氏世爲右族兄仲通天寶末爲京兆尹叔明當東都平招徠遺民號能吏遷京兆尹長安語曰前尹赫赫具瞻允若後尹熙熙具瞻允斯

京師豪右大震 又云神策軍自興元後日驕恣軍吏李昱貸富人錢八百萬三歲不肯歸許孟容爲京兆尹遣吏捕詰與之期使償曰不如期且死一軍盡驚訴於朝憲宗詔以昱付軍治之再遣使皆不聽奏曰不奉詔臣當誅然臣職司輦轂當爲陛下抑豪強錢未盡輸昱不可得帝嘉其守正許之京師豪右大震

京師無事有希文 山堂肆考曰范文正公尹開封都民謠曰朝廷無憂有范公京師無事有希文

請禁賓客相過 宋史云景德初陳省華尹開封以府事繁劇請禁賓客相過詔從之

賓僚不拘時見 山堂肆考云宋呂公著知開封率五鼓視事賓僚至者不拘時見故府無廢事下情易達

心一主於惠愛 獻徵錄云明應天府尹吳雄臨事能斷摧奸擊惡推見至隱而心一主於惠愛嘗讀趙廣漢傳歎曰搆會吏民以賊無辜是豈為民父母之道宜其見刑也至龔黃傳則曰為吏者當如此矣

都輦重職 白帖山濤啟曰河南尹京兆重職前代皆用名人聖代已來有李脩杜預王恂雋不疑復令減此者也

電埽庭訟響答詩筒 宋史云錢勰進尚書拜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開封府臨事益精蘇軾乘其據案時遺之詩勰操筆立就以報軾曰電埽庭訟響答詩

簡近所未見也

表則四方　監臨三輔　鎮撫畿甸　肅清京師　當堯舜之朝　繼張趙之位　偶唐虞之代尹河洛之都　統千里之封畿　領萬户之版籍　況屬休明之朝　宜尊表則之位　朝許政能任先廣漢時推明察選在不疑　漢推能政選在袁安　晉擇公才任先孔坦

京尹五

原詩梁元帝去丹陽尹尹荆州詩曰驂駕乘駟馬謁帝

朝承明分符治閩越終然慙勵精　又曰副君埀奬眄
仁慈穆且敦終朝陪北閤清夜侍西園降責深知己寧
思食椹恩未嘗辭畫室誰忍去轘轅　蕭琛和元帝詩
曰妙善有兼姿羣材成大厦奕奕工詞賦翩翩富文雅
麗藻若龍雕洪才類河瀉案牘時多暇優游閱典墳儒
墨自玄解文史更區分平臺禮申穆兔苑接卿雲軒葢
蔭馳道珠履忽成羣德音高下被英聲遠近聞　徐勉
和元帝詩曰敬愛良是賢謙恭實所務尊賢遺道德重

學嚴師傅六藝誠爲敏三雍稱有裕覆被唯仁義吐納必珪璋壯思如泉湧逸藻似雲翔夙有匡時調早懷經世方留心在庶績勵精思治綱

原蔵漢揚雄一作崔駰河南尹蔵曰芒芒天區畫冀爲京商邑翼翼四方之經一作是營爰作卿士以尹王州風化攸興萬國承流

增制唐蘇頲授宋璟兼京兆尹制曰敕惟雍設都實難其理京尹鎮俗不易其才具官宋璟天假直清時歸方

正端莊以立姦慝遷於望風果斷而行綱維成於不日
衣冠所重人吏攸欽俾承彈糾之餘乃綜浩穰之劇可
兼京兆尹餘如故
常衮授孟皥京兆尹制曰門下天
府惟雍神臯作京當四海之會同在三輔而尤劇漢以
郡國二千石高第入守而轂下稱之今因其制而選用
亦陟明於辨理也具官孟皥端一簡亮外寛内肅在劇
能斷見事風生歷踐通列偘然處正京師化源廣尹之
則承平無事統正猶難或多毁傷失名數月輙罷況寇

難未靖邊備尚勞宰西之師取給畿內戎衣軍餉困竭
閭閻姦人豪奪吏氣傷沮屢有申敕未懲其弊思得至
公明斷之才曠然大變其俗是用命爾典司劇任肅清
權右扶養元元無俾趙張專美有漢可守京兆尹散官
勲封加故　又授京兆府尹魏少游加御史大夫制曰
門下肅清風俗糾正朝廷必求謇諤之才式總紀綱之
任具僚魏少游直方其行簡亮在躬有玉壺之清澄兼
龍泉之斷割通變可以成世務精密可以舉人倫中外

累更風聲益振法無所避姦不能欺貳職司徒實平邦教三尹京邑備洽人謡不有兼官豈云重寄宜授趙堯之印俾雄張敞之職可檢校御史大夫餘如故　白居易授韋正貫京兆尹制曰敕權知京兆尹韋正貫詩不云乎京邑翼翼四方是則故趙張遷延馳名兩漢而不疑兼以儒學取重當時斯任也吾豈易哉爾敷用政術列為殊科再升文字之途一舉雲霄之路拔於郡府以尹京師有抑強扶弱之心得變通適時之用煦若春日

肅如秋霜干將淬而投刃皆虛騏驥馭而追風自遠重以郊天盛禮發號鴻恩託事而物力安舒設禁而寇攘帖息是用嘉乃成効寵之正名爾其奉上思盡臨事思權轄健吏而惠窮人簡簿書而提綱目處劇多暇居閑勿遺俾椎剽絶迹於九衢枹鼓息鳴於五夜克揚顯績用繼前修　又授黎幹京兆少尹制曰敕朝散大夫前守諫議大夫兼侍御史内供奉賜紫金魚袋黎幹經遠良圖弘通敏識典墳聚學風雅成文操守甚貞行歸於

正早敦近掖見重中朝俊德用彰嘉言罔伏頃有歸閑之志益存難進之誠亟彼尹京眷求公器宜膺奬命俾展多方可京兆少尹散官勲封如故　元稹授楊巨源郭同元河中興元少尹制曰敕具官楊巨源詩律鏗金詞鋒切玉相如有凌雲之勢陶潛多把菊之情朝請郎前守華陰縣令郭同元文戰得名吏途稱最劉超推出納之善王涣著抑挫之名皆用已長各居官守因其滿秩議以序遷稽其器局之良宜參尹正之亟巨源可守

河中少尹同元可權知興元少尹　宋歐陽修除劉沆特授行工部尚書充觀文殿大學士知應天府制曰門下罄一節以事君中外之任無間處大臣而有體進退之禮必優屢形懇避嘉敦懿之弗移宜峻寵章示眷懷之特異具官劉沆質性剛鯁姿材敏明入必侍於清閑出屢更於事任翼翼是則有聲京邑之雄巖巖具瞻遂參廊廟之用乃疇嘉績爰正台司執㲄譽不回之心篤於自信勤夙夜匪懈之志久而益勞顧方厚於倚毘乃

遽思於退讓察其所守實亦重違惟茲祕殿之嚴眷乃留都之重既增美秩仍益眞封於戲秉國之鈞居則坐而論道爲時舊老往則殿於大邦是惟出處之榮勉服便蕃之命

原表梁劉孝儀晉安王讓丹陽尹表曰臣聞盈尺徑寸易取琢磨南箕北斗難爲簸挹何則良工質美在器成珍假名責實涉求必殆　邵陵王讓丹陽尹初表曰臣進非民譽退異宗英尸居崇號已忝彝典況京兆五守

西漢難追河南二尹東京罕繼審已循涯自知莫可街談巷議尤見不勝　庾肩吾爲南康王讓丹陽尹表曰臣聞劒鏤七星非有司天之用簫圖五岳寧識崇朝之雲是知策彼沉龍不能令其逐日乗斯流馬安可使其奔電方今振鷺盈庭白駒空谷惟帝念功惟明克允君子之國幸聞其讓石門之水獲免於貪

原序梁元帝丹陽尹傳序曰傳曰大夫受郡漢書曰尹者正也及其用人實難授受廣漢和顔接下子高自輔

經術孫寶行嚴霜之誅袁安留冬日之愛自二京板蕩五馬南渡固乃上燭天文下應地理爾其地勢可得而言東以赤山爲成臯南以長淮爲伊洛北以鍾山爲華臯西以大江爲黃河既變淮海爲神州亦即丹陽爲京尹雖得人之盛頗媿前賢而晒遇之深多用宰輔皇上受圖負扆寶歷惟新制禮以告成功作樂以彰治定豈直四三皇六五帝孕夏陶周而已哉若夫位以德敘德以位成每念秝泚京河兹焉四載以入安石之門思勤

王之政坐真長之室想清談之風求瘼餘晨頗多暇景
今綴采英賢爲丹陽尹傳

京府判官

增涖事恪謹 宋史云程羽領開封府判官羽性淳厚涖事恪謹太宗尹京頗以長者待之及即位命知開封府

始置通判 又云太宗爲府尹宋琪爲推官初甚加禮遇琪與宰相趙普樞密使李崇矩善出入其門遂惡之乃白太祖出之外太平興國間復以藩邸舊僚留判三司勾院俄通判開封府事京府置通判自宋琪始也

勸辭留務 又云秦王廷美尹開封府呂端以考功員外郎充開封府判官太宗征河東廷美將有居留之命端白廷美曰主上櫛風沐雨以申吊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今主

留務非所宜也廷美由是懇請從行

下堂對使

又云許王元禧尹開封呂端復爲判官王薨有發其陰事者坐裨贊無狀遣御史武元穎內侍王繼恩就鞫於府端方決事徐起候之二使曰有詔推君端神色自若顧從者曰取帽來二使曰何遽至此端曰天子有制問即罪人矣安可在堂上對制使耶即下堂隨問而答

並賜金紫

又云太平興國間許王尹京命轉運使張去華爲開封府判官殿中侍御史陳載爲推官並賜金紫謂曰卿等皆朝之端士特加選用其善佐吾子各賜錢百萬

請行辟屬

又云謝絳數論事權開封府判官上言蝗旦田野以臣愚所聞似吏不甚稱而名其變願詔公卿以下舉任州府者使得自辟屬縣令長務求術略不限資考

妙選僚佐

又云真宗尹京妙選僚佐驛名楊徽之爲諫議大夫與畢士安並充開封府判官

執奏宮禁

又云梅摯從開封府判官遷推官僧

常堂以簡札達宮人輦官鄭玉醉呼毆徼巡卒皆釋不問摯執奏皆杖配之

草定書疏 又云真宗尹京楊徽之為首僚郎中書疏皆徽之從孫億所草定也

升殿並命 又云盧玨為太常博士咸平二年選為開封府判官與推官李防並命真宗謂宰相曰人之有材難得悉知但歷試而後可見占謝日特升殿諭以天府事繁慎選之意仍賜緡錢

不奉宮中教旨 又云龐籍為開封府判官尚美人遣內侍稱教旨免工人市租籍言祖宗以來未有美人稱教旨下府者當杖內侍詔自今宮中傳命毋得輒受

平反白衣會獄 又云榮諲為開封府判官太康民事浮屠法相聚祈禳號白衣會縣捕數十人送府尹賈黯疑有妖請誅其首而流其餘諲持不從各具議上之中書是諲議但流其首而杖其餘

稱為廉判 獻徵錄云明呂言大學士原之孫也以歷授太平府通判改應天歷任幾八年

妻子弗以隨食無重味數日才一舉肉弗飽也中丞大僚呼斥羣吏見君入肅然起曰廉判來矣故僚佐多忌之而言又好議天下事若闊遠無近功人咸曰京兆君迂言亦自安其迂弗較也

湛浮自得

又云嘉靖時祝允明以興寧令遷應天府通判亡何乞歸允明簡易高曠不樂拘檢性善書晚益奇縱喜奬拔後進終身不言人過其居家未嘗問有無得錢輒召所善客與噱飲盡乃已少有意用世既濩落不試一發於文所著書合詩文集數百卷陸粲曰明興百年士猶膠守章句未覩其怳然者也憲孝之際始彬彬矣祝先生由諸生起覃精發藻橫逸踔厲超追古昔盛哉若其湛浮自得龍變不羈大觀逍遥廓然離俗者矣

京府推官

增察其寃誣 宋史云五代漢初魏王承訓爲開封府尹盧億以水部郎中充推官時侍衛諸軍騎

恣軍士成美以驢負鹽入都門閽者不敢執反擒平民孟柔送侍衛司柔自誣服論死億察其冤言於漢祖而釋之

反坐告者

又曰神宗時蔡確子延慶以集賢校理歷開封府推官有衛士告黃衣老卒簡火入直延慶察卒辭色疑焉詢之果誣即反坐告者事聞帝甚重之

文擢第一

又曰畢仲游字相士安曾孫也名試學士院同策問者九人乃黃庭堅晁補之輩蘇軾異其文擢為第一加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

不伐科名

又曰真宗尹京楊礪為推官真宗嘗問礪以何年及第礪唯唯不對後知其唱名第一自悔失問謂礪不以科名自伐甚重之

伉直尚氣

又曰王益柔曙子也伉直尚氣以廕至集賢校理與蘇舜欽秦邸會醉作傲歌時人欲遂傾正黨至列狀言益柔罪當誅韓琦為解於帝久之為開封府推官

請察獄究

又云李防擢開封府推官請與判官間三五日即府司軍巡院察究獄

特加歎賞 又云喬維岳為淮南轉運副使嘗按部至泗州慮囚法掾誤斷因至死維岳詰之椽俯伏且泣曰有母年八十餘今獲罪則母不能活矣維岳憫之因謂曰他日朝制按事第云轉運使令處茲罪卒如其言獲免維岳坐贖金百二十斤罷使職權知楚州真宗以壽王尹京精擇府僚名還為開封府推官或言其在淮南決獄不平左右有知其事者辯之太宗特加歎賞京府事維岳平處詳敏有王陟為司錄真宗亦稱其名幹及踐阼即命維岳與畢士安權知開封府

法不止笞 又云呂公孺為開封府推官民鬻薪為盜所奪逐之遭傷時包拯為尹命笞盜公孺曰盜而傷主法不止笞執不從拯善其守

事宜窮治 又云韓絳為開封府推官有男子冷青妄稱其母頃在掖庭得幸有娠而出生已府以為狂奏流汝州絳言留之在外恐惑衆追責窮治蓋其母嘗執役宮禁嫁民冷緒生一女乃生青遂論棄市

奏事

賜緋又云趙槩少篤學器識宏遠爲一時名輩稱許中進士爲集賢校理授開封府推官奏事殿中仁宗面賜銀緋

末午兩畢又云楊繪爲開封府推官遇事迎刃而解諸吏惟日不足繪未午率沛然

決斷精敏聲聞益遠又云王安石不悅蘇軾令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

創立推判分治之法又云元祐中王巖叟爲樞密都承旨權知開封府舊以推判官二人分左右廳共治一事多爲異同巖叟創立逐官分治之法自是著爲令

京府治中

增求爲尚寶獻徵録云鄭端簡公曉在選曹嚴相嵩子世蕃以治中求爲尚寶丞曉據故事謝之分宜始怒

治中惠政又曰龎嵩字振卿居南海𭴉唐鄉學者稱爲𭴉唐先生嘉靖閒由鄉舉授

應天府通判進治中先後凡八年大京兆鈌屢攝府事多惠政時江寧葛仙永豐二鄉數被水患居民餘七戶而已歲課不能辦嵩為築堤闢萊得田三千六百畝立惠民莊四募召貧民佃之流移盡還百姓至今賴之嵩早遊王陽明湛若水之門奉其緒論為諸生規建會於新泉書院日與講學府在六年京察例而復與覲察嵩疏請止著為令葛仙鄉立祠祠之

京府司錄事 諸曹參軍附

增特遣宣諭 唐書曰溫造字簡輿大雅五世孫也姿表瓌傑盛氣少所降屈隱王屋山張建封烏重脩薦之長慶初以京兆司錄為太原幽鎮宣諭使召見辭曰臣府縣吏也不宜行恐四方易朝廷穆宗曰朕東宮時聞劉總比年上書請覲使問行期乃不報卿為吾行諭意毋多讓因賜緋衣至范陽總橐鞬郊迎造為

開示禍福總懼矍然若兵在頸由是籍所部入朝

聽自擇官 又曰元和中白居易召入翰林爲學士遷左拾遺歲滿當遷帝以其資淺且家素貧聽自擇官居易請如姜公輔以學士兼京兆戶曹參軍以便養詔可

今黃叔度 又云劉迅字捷卿歷京兆功曹參軍嘗寢疾房琯聞之憂不寐曰捷卿有不諱天理欺矣陳郡殷寅名知人見迅歎曰今黃叔度也劉晏每聞其論曰皇王之道盡矣

受詔鞫獄 宋史云太宗朝趙安仁爲開封府司錄參軍事拜祕書丞受詔鞫開封獄得其非辜者即日授推官

塔錢餽軍 又云仁宗朝陳希亮爲開封府司錄福勝塔火官欲更造度用錢三萬希亮言陜西用兵願以此餽軍

以謹幹聞 又云王陟以著作佐郎留知開封府司錄參軍前司錄閻仲卿屢升殿奏事真宗尹京時頗不悅及陟代之以謹幹聞尤被待遇即位召賜緋魚袋改著作郎開封府推官

具徭役利害上之 又云韓琦知定州安喜縣為政彊力韓琦稱其才遷開封府司錄嘉祐寬恤諸道分遣使者琦曰京師諸夏本顧獨不蒙忠乎乃具徭役利害上之詔司馬光陳洙詳定條式遂草大姓漁并之弊

與府尹同對殿中 又曰韓肖冑琦曾孫也祖忠彥再世為相以廕補承務郎歷開封司錄與府尹同對殿中徽宗問其家世賜同上舍出身

以登第更仕宦者為之 又云宋王鎡權御史中丞建言三司開封府諸曹參軍及赤縣丞尉率用貴游子弟驕慢不習事請易以孤寒登第更仕宦書考無過者為之可其奏

有宰相器 又云龐籍及進士第為黃州司理參軍知州夏竦以為有宰相器調開封府兵曹參軍知府薛奎為政法曹

以公輔期 歐陽文忠歸田錄云薛簡肅奎知開封府時明參政鎬為府曹官薛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其後守秦辟以自隨

有問於公何以知其必貴者曰其為人也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鎬果至參知政事

知其能 宋史云趙鼎登崇寧五年進士第累官洛陽令宰相吳敏知其能擢為開封士曹參軍

臨事勁正不受請託 又云鄭望之登崇寧五年進士第歷開封府儀工户曹以治辦稱臨事勁正不受請託宦寺有强占民田者奏歸之蔡京欲奪人妾使人諭意望之拒不從

西社同門友元符上書人 又云家愿父勤國慶歴間與從兄安國定國同從劉臣遊與蘇軾兄弟為同門友愿紹聖間登進士第元符三年應詔上書極論時政凡萬言崇寧元年詔籍元祐元符上書人姓名愿以選人籍入邪下等禁錮不調靖康初左丞馮澥薦除開封府工曹淳祐間曾孫大酉侍講筵因從容及之上改容嘉歎宣取所上書及親書西社同門友元符上書人十大字賜之

明不設

廂官

增分置八廂 宋史云韓維在太常與王安石持議不合使為開封府始分置八廂決輕刑殺下肅清

不行庭參 翰苑新書云邵伯溫撰蔡確傳確字持正韓維知開封府奏為管勾左廂公事後劉庠知開封府責確庭參確謂藩鎮辟除掾屬乃有此令輦轂下比肩事主雖故事不可用庠不能屈神宗聞而嘉之後臺官缺執政奏乞除官上曰可用不肯階墀見劉庠者遂除監察御史

明不設

市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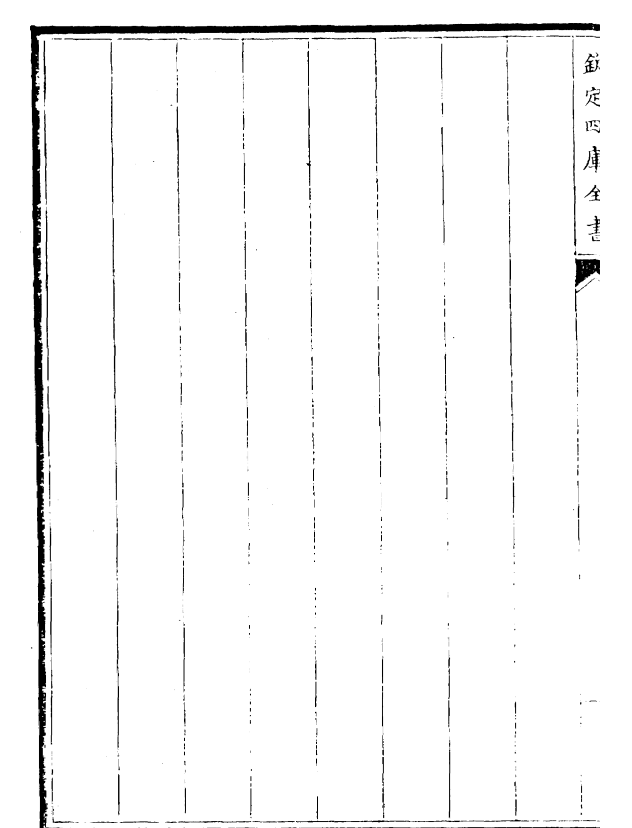
原內史屬官 **長安市長** 北堂書鈔云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内史屬官有長安市廚兩令 又云長安四市四長丞皆屬焉

祭遵奉法 **元儒知人** 東觀漢記云祭

遵爲軍市令舍中兒犯法殺之上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上乃貫之以爲刺奸將軍　王隱晉書云石苞販鐵鄴市市長沛國趙元儒名知人見苞異之歎苞當至公輔由是知名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二

謹案卷一百十二第十六頁後七行唐古舊作唐括　十七頁後五行呼嚕古爾舊作忽刺忽爾今並改後倣此



謹案第四頁前四行左右軍巡使判官各二人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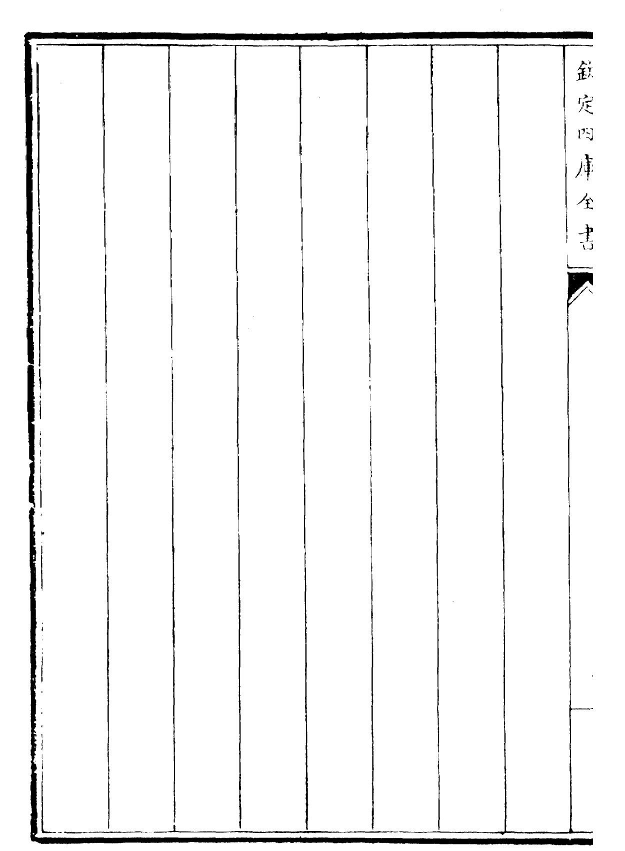
本使下複衍一使字據宋史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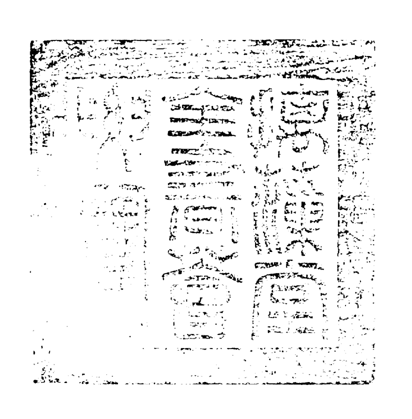
第十九頁後七行帝視奏已斬男子刋本脫奏字

據唐書增

第三十二頁前五行優游閱典墳刋本游訛優據

唐類函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臣孔廣枚